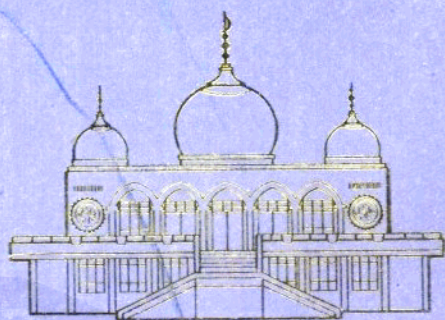


胡奇中篇小说选

اصطفاة مقول صغير فصول وسطى خوتى



سلسلة كتبة من قومىة موسى فى عصرنا كذا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503552

当代回族作家丛书



2 034 4399 7



胡奇中篇小说选

胡 奇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胡奇中篇小说选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总 经 销 处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192 1/32 印张：20.125 字数：400千 插页：3

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,500册

ISBN7-227-00006-0

I·1

统一书号：10157·271

定 价：3.20元



一九六四年青年业余创作会议期间，周恩来总理接见时正跟胡奇同志握手。

我只是一块泥土

願为大家鋪路

胡奇

八五年八月

注：胡奇同志因病半身不遂，仍坚持用左手练习写字。此题字系用左手书写。

出版说明

为了集中反映我国回族作家的创作成就，促进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繁荣，给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大家庭增添精神财富，使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我社决定编辑出版《当代回族作家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将全国当代回族作家（包括专业和业余）的优秀作品，陆续编辑出版个人选集。题材以反映现代、当代的社会生活为主。每集在十五万字左右（长篇不在此限）。如有必要，一个回族作家可出版两种以上的选集。

这套丛书坚决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提倡题材、风格、体裁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。凡属当代回族作家的优秀之作，不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报告文学等，均在入选之列。

60119111

序

崔 坪

去年年底，胡奇同志的爱人何沪玲同志来我家说，宁夏人民出版社要编印胡奇的小说选集，要我写一篇序。我感到很不安。胡奇同志是老作家，他的小说选集应该由一位名人来写序。

何沪玲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情，她说：

“你不要推了，这是胡奇的意见。他说你了解他。
……”

是重病中的胡奇同志要我写的，我不能推辞了。

在我做编辑工作那几年里，接触了一些老作家。其中，胡奇同志是我很尊敬的一位。我喜爱他的作品，也喜爱他的人品。他是一位难得的作品与人品相统一的作家。

我和胡奇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。那时我刚到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，编辑部研究完胡奇同志的新作《难忘的冬天》后，想请他作些修改。一天早晨，我和一位编辑，按事先和胡奇同志约定的时间，来到了他家里。这是我和胡奇同志初次见面。他健壮、满脸红润，微笑着，给我和那位编辑各倒了一杯茶，他自己也倒了一杯。胡奇同志是解放军文艺社社长，又是著名的老作家，修改意见怎样谈好呢？如果僵住了怎么办？我有些犹豫。我们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，话题转到了书稿上。

胡奇同志笑着说：“旁观者清，我希望你们多提意见。找出缺点，改正了，小说的质量也就提高了。……”他用小本子记着我们的意见，有时停下笔，简短地说上几句怎样修改的想法。他那真诚的专注的眼神、开朗的笑声，使我和那位编辑心情舒畅地把修改意见全部讲了出来。他丝毫没有某些作家那种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，容不得别人讲缺点的通病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就把那部小说修改好了。那时候，我们正在筹办一个文学刊物。有一次，我去他那里，请他写一点东西。他爽快地答应说，过些日子，去东北长白山和兴安岭边防线生活一两个月，回来给我们写一篇小说。最后，在我要走的时候，他给了一部题名《山寨的女儿》的书稿，他说，不是给出版社的，是要我提提意见，看样子，这部小说他早已写完，没有交给出版社。过了十几天，我和他谈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。我一直很后悔，是不是我的话说重了，他的这部小说没再拿出来，在我们后来的交谈中，他再也没有

提起过这部小说。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是他的谦虚、严谨的创作态度？是他的平易近人和对同志、对朋友质朴、真挚的情感？还是由于我过分喜爱盖达尔及其作品，在读了胡奇同志充满了诗意和儿童情趣的小说《五彩路》、《绿色的远方》，又知道他是一位军人，因而自然地联想到他是中国的盖达尔。我乐于和他往来，渐渐地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

胡奇幼年只读过三年小学。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欢乐。十四岁时，进一家铁工厂当徒工，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、冷酷、欺凌。一九三八年的秋天，二十岁的胡奇，为了追求光明和幸福，投奔了延安。在这个新的世界里，他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欢乐，真正感受到了同志间的友爱，做人的尊严。在革命的队伍里，他经历了十一年如火如荼的战争生活，当过部队剧团的演员、随军记者、武工队政治指导员，兵团文工团团长。胡奇同志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作家。在我们交往中，他很少谈他的过去。他讲得最多的是在严酷岁月里，他的那些牺牲了的亲密战友，那些指引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同志，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太行山和大别山的人民群众。全国解放后，那里的群众还惦念着他，托人给他带来核桃、芝麻和柿饼子。胡奇说：“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，敌人用银洋悬赏我的脑袋，如果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，就是我有十颗脑袋也都得丢了。”他也挂念着那里的群众，也常常寄钱和衣物给他们。多年来，他所得的稿费，一半交了党费。十几年前，他把余下的稿费，一千元邮给了太行山，一千元邮给了大别山，以寄托对那里和他一

起生活和战斗过的群众的怀念

一位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对我说，胡奇和著名剧作家海默是挚友。后来海默屡遭责难，胡奇不避嫌，他没有因为海默在政治上被冷遇而减弱对挚友的感情。他鼓励海默勇敢地面对生活，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，有一回，一次就给了海默三百元钱。那位同志一连给我讲了几件这样的事情。

文如其人，真善美的作品出自有真善美思想感情的作家之手。

胡奇同志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写剧本、小说、报告文学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转向儿童文学，创作了大量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。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宝贵传统，又吸收了外国小说，特别是盖达尔小说的有益的艺术经验，形成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的小说有鲜明的民族特点，情节委婉动人，细腻而不繁琐，文字浅显而又清丽。他的中篇小说尤为出色，以新颖的题材，娴熟的技巧，开了我国儿童文学的新生面。在这些小说里，透过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，精采的细节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冲突，塑造了众多的丰满的有个性的青少年艺术形象。在他的笔下，孩子们的天地是宽广的，是光明的，是欢乐的。虽然有的时候，他们也失去了欢笑，心灵上也有阴影，那就象辽阔的蓝天上偶而出现的几片乌云，会很快消失掉的，世界还是光明的。就是写十年动乱的《难忘的冬天》，揭露了生活的阴暗面，由于他以自己的坚定的信念照亮了这个题材，把他的美学思想熔铸在他所描写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里，给

小读者的也不是伤感、消极和迷惘，而是光明、信心和希望，是催人向上的道德力量。

我想，这正是胡奇小说的可贵之处，也是他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广大小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。

胡奇是军人，是作家。他是中国的盖达尔。三十多年来，他几乎把自己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上，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小说选，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我想，这对重病中的胡奇同志也是最大的宽慰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序 文	崔坪
五彩路	1
绿色的远方	153
难忘的冬天	347
在森林的海洋里	537
——战士、军犬和孩子	

五 彩 路

勇敢的鸟儿
请借给我一双翅膀
我要飞过高高的雪山
去看望蓝色的远方

——雪山下的村庄

在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些孩子日子过得真寂寞，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长年累月的被雪山封锁着，他们很少接近外边的人，外边的人也很少接近他们。

假如有一人意外地来到他们的村子，或者他们的某一个亲人从远方归来，那你瞧吧，就象猎人围山打猎一样，孩子们准会把人团团包围起来，大家就争着问长问短；这时，你就是长了一百张嘴、一百条舌头，也回答不完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。

这天，孩子们在村外用小石块做打牛角的游戏^①，正当一个胖脸孩子快要把一排牛角全都打翻，在这决定胜败的当口，忽然聂金爷爷的小孙子——外号叫“尖眼睛”的丹珠，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快看呀！快看呀！那边不是浦巴叔叔吧？他回家来啦！”

哄的一下，孩子们都扔下小石子，立刻聚拢来，顺着丹珠手指的方向朝雪山望去：远处，在雪山弯弯曲曲的道路上，浦巴叔叔跨着他每年回家都骑坐的枣红马，正向村子这边走来。

浦巴叔叔的亲侄儿桑顿，高兴得两只脚直在地面上跳，后来，他再也没耐心等浦巴叔叔走近来了，就象一块刚刚从手里抛出去的圆石块似的，离开跟他站在一起的朋友们，一个人向着浦巴叔叔飞奔过去。

留在原地的孩子猛地一怔，立刻骚动起来了，争着向浦巴叔叔拚命奔跑过去。

骑在枣红马上的浦巴叔叔，也不知道是看见他的亲侄儿桑顿了，还是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感动，他一面放松缰绳，让马迎着孩子奔跑过来，一面用手指卷住舌头，“日——”的一声，吹出又响亮又悦耳的唢哨。

枣红马还在刚收割的青稞麦地里打旋转，孩子们就欢叫

①把牛角并排放在一条线上，隔开一定距离，谁要是能一次用石块接连把牛角打翻，谁就算获胜。

着，从四面八方把浦巴叔叔包围起来。桑顿不知从哪儿来的猛劲，一个箭步蹿上前去，伸手抓紧马笼头，强迫那匹蹿跳着的枣红马安静下来。

浦巴叔叔刚一落地，桑顿就把额头伸过去，在浦巴叔叔宽宽的额头上碰了一碰^①，然后就和叔叔紧紧地拥抱起来。

“桑顿，你长高啦！”

“是吗？奶奶说，等到明年，我就能跟着你到草地上去放牦牛了！”

“好哇！瞧你快成大人啦！”浦巴叔叔拍拍桑顿的肩膀，亲热地说。

“浦巴叔叔，我呢？我没有长高吗？”丹珠见浦巴叔叔称赞桑顿，急忙推开身边的孩子，前进一步，插嘴问道。

浦巴叔叔故意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说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丹珠一听，嘴倒没说什么，可是眼瞪着浦巴叔叔，心里嘀咕着：瞧，浦巴叔叔的记性真坏，连我都不认识了！去年冬天，你不是带我到河那边的松树林子里打过猎吗？那一回我们打到三只黑貂，难道这也能忘了嘛？……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”浦巴叔叔眯了眯眼睛，“你是聂金爷爷的孙子，那个外号叫尖眼睛的丹珠哪！”

丹珠这下可乐了，他那两只又细又长的眼睛，好象两颗小星星似的闪出了亮光。

^① 藏族人民的礼节。

“浦巴叔叔，你记好，今年你再去打黑貂，可别忘了带我去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少不了你，我怎么能忘掉你这个尖眼睛呢？”浦巴叔叔弯下腰，直瞅住这个孩子的眼睛。“不过，这事先用眼睛侦察好，要不就会扑空。”

丹珠向来就性急，浦巴叔叔刚说完，他紧接着说：“浦巴叔叔，那明天晚上就去打吧。在河对岸那三棵笔直的松树底下，就常有黑貂来找松果吃，我亲眼看见过两次。哼，什么也瞒不过我的眼睛。”

丹珠说着，就用细细尖尖的眼睛横扫着每个孩子。特别对桑顿，瞟了又瞟，好象说：“桑顿啊，你只会跟浦巴叔叔到草地上放牦牛。我呢，我能跟浦巴叔叔一块去捉黑貂。你懂吗？黑貂是多么好的野兽。依我看，当牧人可没有当猎人好。”

孩子们见浦巴叔叔尽跟丹珠一个人讲话，很不满意，有人便朝丹珠嚷叫起来：

“丹珠，害臊不，天下的话都叫你一个说完了，浦巴叔叔还要跟我们说话呢，快站过一边去……！”

“孩子们，你们这一年都过得好吧？”

“浦巴叔叔，好。”孩子们齐声答道。

“阿爸阿妈们呢，也好吧？”

“浦巴叔叔，阿爸阿妈都好。”

孩子们嚷着叫着，把象一根铁柱子似的浦巴叔叔围得更紧。浦巴叔叔左手按住那柄银光闪闪的腰刀，右手一会摸摸

这个孩子的头发，一会又摸摸那个孩子的脸蛋。孩子们在他的抚摸下，个个象小野雀子似的，嚷叫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这时，只有一个身穿老羊皮袍子的男孩子，孤零零地站在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。浦巴叔叔一看见他，就赶紧朝那个孩子跑去。

“曲拉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”

叫曲拉的那个男孩把两手一抬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迎着浦巴叔叔说：“他们都把你围住了，我站得高些，好把你看清楚呀！”

这孩子长得又高又瘦，两颗乌黑的大眼珠子，不知为什么总是流露出一副惊奇而沉思的神气。嘴唇经常绷紧着，好象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似的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浦巴叔叔对曲拉象对自己的亲侄儿一样，也让他碰一碰自己的额头，然后又把他紧紧搂抱在怀里。

“浦巴叔叔，你换了一件新袍子啦！”曲拉仔细观看了浦巴叔叔的紫红袍子，眼光又移到他系在腰刀柄上的一条绿穗子上，沉思地说，“这穗子也换啦！去年你回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这穗子是红色的，对吗？”

“嗯，你的记性真好。曲拉，你说说看，这条穗子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哎呀，你们都快来看哪，瞧这穗子多光亮啊，又柔和又漂亮，比羊羔的毛还轻哩！”

曲拉把绿穗轻轻提了起来，用惊奇的眼光欣赏着，可